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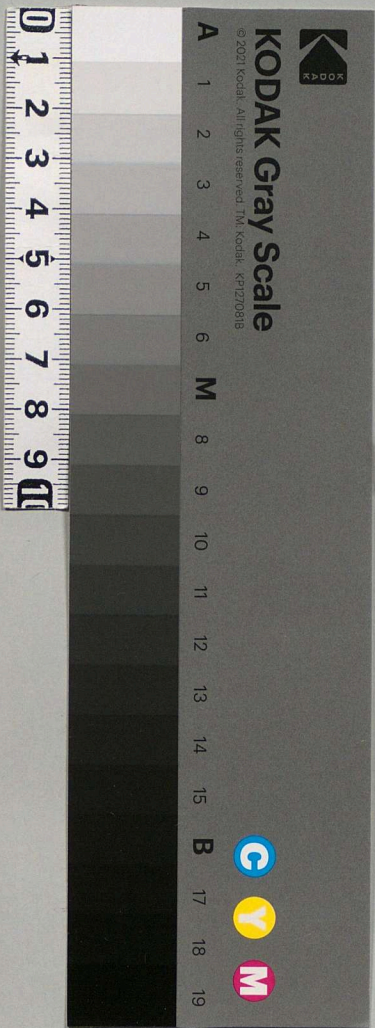
雲南通志

藝文

五本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4228
冊數	40 ( 29 )
函號	137 3

廿九







大理府儒學田記

大理府儒學田記

御史李元陽太和

南中各山水而郡者以大理為最而太和為邑實  
附之郡邑之為子弟員者五百許人是故分庠而  
教之庠合祀孔子與配饗之賢曰文廟又於常廩  
之外又置都養曰學田學則開於漢衍於蜀漢閉  
於宋復於元盛於國朝廟則元世祖入大理始有  
興建而田則國朝正德以來守長相繼乃漸有置



焉然廟久則圯田久則涇近代期會簿書獄訟將  
迎之事日繁以密庠序講讀之法雖良有司有不  
暇顧者其圯其涇匪直不顧甚或未嘗知焉按部  
御史督學使至聖之冊之飾其外而已而圯自若  
也籍之記之有其名而已而涇自若也隆慶壬申  
分巡長樂陳公應春太守永新史公翊惠加百姓  
志在作人二公臨學稽閱則見棟未傾而腐柱未  
摧而蛀堂則寢且爲墟廟則櫛而不泮愕然相顧  
曰天下之事固有可暫而不必久者苟塞目前可

也若夫孔子六經之道與山川同爲峙流國家庠  
序之典與山河同爲帶礪此豈可以苟塞目前爲  
哉况蒼山巖巖洱水洋洋必有魁奇磊砢之士生  
於其間吾司造士之責而不之理咎將誰歸於是  
相與咨諏籌度得當而行權其費於可原之罪而  
不用其鍰取其工於傭賃之人而不傷其力深山  
出牛輓之水貧者售鼠穴之居於是隘者以闢酒  
者以源梁棟雲興碗甃山積居無何廟貌峩峩堂  
寢秩秩泮源混混棖楔嶷嶷昔所未有者乃今具



備而昔所具者無弗嚴矣乃進諸生稽田籍贖其  
徙者若干覈者若干又於歸田之外捐俸而置者  
又若干命縣官主其租入以贍貧士之婚葬俾得  
肆其力於學而無內顧之憂於是師生胥慶退而  
謁記於陽將勒之貞珉以志不忘予謂二公之德  
固不可忘二公爲己之學其二三子之所當勉乎  
夫廟學舊矣修葺之者相繼也然而隨葺隨隳隨  
成隨壞者何也爲人故也因御史督學而後修之  
葺之故御史督學去而隨亦隳廢無怪也今二公  
爲之於閒暇之日求此心安之而已豈願二三子  
之勤氓耶與其勤氓不若勉而學之之爲久而廣  
也今夫務詞章以媒應舉科第者爲人而學也夫  
苟無應舉科第之望雖詞章且將棄之又何有於  
道德性命之懿乎二三子苟有志於道德性命必  
自二公之爲己始既知爲己則二公之惠與蒼山  
同久洱水同廣矣此亦二公期待二三子之微意  
謹書之以俟

三塔崇聖寺重器可寶記

李元陽



崇聖爲寺其來久遠不可遡詰蓋自周阿育王封其第三子於蒼洱之國是時已建伽藍崇聖是已以史記考之葉榆爲東天竺蒼洱其地也然則時未入漢而先有伽藍不足怪也寺之重器有五一日三塔二曰鴻鐘三曰雨銅觀音像四曰證道歌佛都扁五曰三聖金像中塔高入雲表寰中無匹旁二塔如翼內向頂有鐵鑄記云大唐貞觀尉遲敬德造皇明正德己亥五月六日地大震城郭人廬盡圯中塔折裂如破竹旬日復合宛然無壘微

神力曷克臻此寺樓鴻鐘其狀如幢製作精好聲聞百里自禁鐘而下此爲第一南詔建極十三年鑄蓋唐懿宗咸通元年也雨銅觀音像高二丈六尺唐初有僧擬募銅鑄像是夜天雨銅像成銅盡無欠無餘證道歌二碑佛都二大字爲寺僧圓護手書其用筆與趙孟頫同一三昧爲世所珍世傳護右手自肘至腕洞徹如水晶然則筆之精妙殆非偶然三聖金像在極樂殿並高丈一尺嘉靖間鑄時盛夏赤日冶人無措忽陰雲如蓋獨覆鑄所



像成而雲散衆咸異之夫此五物在寺多歷年所累經變故而獨得無恙非鬼神訶護之力乎竊見茲土山則九疊翠屏水則萬頃碧練其融結環抱卽天下奇勝之地無與爲比寺居山水中央延庚挹辛導夕陽而引秋月殿榭臺池松筠卉木可息可游者不可枚數而獨以五爲計者以五者雖出於人爲而非人之智巧所能到亦非人力所能存者夫有此山水而無此伽藍有此伽藍而無此重器不名全勝乃今俱得而觀之自謂深幸故鐫之

貞珉冀後來具正賞者共寶惜焉昔嘉靖庚申冬月

新建鶴慶府城記

李元陽

滇之爲省在天下之西南陲鶴慶府又在滇之西陲視他郡尤爲要害而獨未之城嘉靖甲辰蜀遂寧周公集以刑部郎來知府事撫顧山川喟然嘆曰郡而不城變誰與守會分巡中江王公按部至止聞而壯之遂相與揣其高卑物其土方爰卜爰度神人旣協事期有成因而請於巡撫鍾祥劉公



巡按新城宋公僉曰宜城哉因馳奏上聞制許之於是城役乃興至歲丁未而城成週五里五分幾千丈高二丈二尺基廣三丈跌石高五尺磚之駢比而厚者爲層六積累而高者層四十有五土石內附倚以爲固城四門南有郭北因守禦舊城而門之若重關焉門各樓四角如之周廬二十有五敵臺十塹廣三丈深丈五尺穴城跌以似溝洫爲石孔十二經紀周密巨細畢張升其城也則石磴齟齬長堞馮馮西南復西藩垣用興居者鹿德行

者頌能周公之初作城基也掘地深五尺闊三丈許程以堅栗障螿穴也沉以巨石防潦泐也於時城跌未盈尺而山石爲空公智未啓鑰而私俸已罄此則公之求諸天慊諧已而不以售之人者也然猶論說人殊估費中匱於時則有巡撫僊居應公巡按蔚州郝公慈谿劉公主張衆論臨覈不浮伸縮補乏獎勤激頹由是費乃用裕徒傭勃然矣至如躬履其地繼視其事定章程度規制酌材用書廩餼各殫智慮克成厥功則分守閩中沈公常



熟朱公南昌劉公兵憲進賢曾公宜賓于公分巡無錫安公其人也是役也木甕礪鍛餼糧之直以金數之至三萬八千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數之竟百餘萬凡所以爲守城之具無弗給焉夫見小者矧大自私者鮮公是故勞惡其不已出也不必歸已貨惡其棄於地不必藏於已聖王之有府庫以爲民備也建侯置守以爲民墜也今城以域民大政也邊防先務也諸公忘己之勞而歸功於郡守國家不愛其費而貽民以安其于爲政之本末

與其所先後皆得之矣在昔有周南仲城于朔方則致王命以贊其决仲山甫城于東則有吉甫以推其賢是故下有赫赫之名未有不本于上之能容上有明明之功未有不繇於下之克任愚也土著鄙人幸茲城于已有桑梓之庇竊有感于諸公協恭之美信無負于明命思有述以告後來會鶴之士若夫若耆不遠數百里至吾廬取文將刻之城隅以識歲月遂忘其蕪陋作鶴慶府城記諸有勤于城者載姓氏于碑陰



重遊石寶山記

李元陽

石寶山在劍川州西南深山中嘉靖丙寅暮春成  
都楊修撰約予同遊初抵鄧川楊少叅兩依翁招  
浴溫泉飲于其家懽甚坐上賦詩投贈三日丙辰  
經浪穹見葭蕪楊柳沃野腴疇宛如江南欲投山  
寺皆敗垣什棟不得已就公館宿焉四日丁巳過  
劍川侵曉入山風威凜凜逕路奇險或騎或步日  
西至山頂遙見層層疊疊如板屋如棧閣者石寶  
崖也箐底有鐘鼓洞從遊之士窺而擊之予二人

從洞外聽之宛如鐘鼓聲也寺門在望近不可卽  
二僧來迎挽手而上歷覽洞壑一步一坐且駭且  
訝升階謁佛更折北升石梯至觀音堂又折北磴  
險捫蘿而上山頂有聖泉從石孔涌出不溢不流  
時從者皆渴爭先挹取飲百餘人而水不減升庵  
曰真聖泉也予二人各飲泉二盃殊覺爽健遂繇  
故道下至僧丈舉酒相勞各賦詩盡醉而宿戊午  
出山南行望飛崖如廊廡然心甚奇之路人曰此  
中巖也巖嶺雕鏤石佛菩薩之像皆精巧奇特山



石皆如蝦蟇狀聞西澗中亦有巖洞及石羅漢然  
榛莽塞路不容移步悵然久之遂於馬上哦詩而  
回然常懷西澗未會歷覽每以爲歎至壬戌孟春  
予偕弟元和子丈張斗友人楊和泛舟西洱河踰  
象嶺觀鶴林寺歷烏弔山遂乘輿復至石寶此行  
繇間道宿村舍路人多不相識一泉一石隨輿坐  
臥殊覺暢適既別石寶將繇故道向中巖忽有樵  
者指曰繇西涉澗所見尤勝遂如其言而行二里  
許見一石山藍碧如染逼而觀之宛然一獅子也

掉尾低頭如奮迅之狀一行人皆譁呼驚詫獅背  
可坐十餘人復繇石獅腹下穿出石澗遙見西溪  
窈窕崖岸如削立石如屏方石如屋可以結茅而  
居計暮景且逼空山無人竟不能往東行一里石  
上雕一波斯雖出人爲然亦前代工也又半里石  
崖險處有一石如象折南而上有玉女泉井方尺  
清冽可飲又里許乃至舊遊之地追憶升庵垠溪  
未嘗見此今已下世悽愴揮涕因賦一詩書之崖  
壁以寄吾思焉又南行三里有方崖巒巒儼如經



藏溪中水石駁轉兩岸怪石如人如獸如城如壘  
風行其中有介冑聲令人愀然既而日下西嶺不  
及窮撥村人結松幕相待各把巨觥引滿三酌而  
去

遊鷄足山記

李元陽

葉榆水東陸行八十里至白石庵見一山聳出平  
頂南向餘三方各有山一枝蓋一頂而三足故名  
鷄足由白石庵至河子孔過福緣寺不由洗心橋  
以路迂也福緣一名接待由此上傳衣寺謂此山

乃佛大弟子飲光迦葉守佛衣以俟彌勒補位山  
頂故有迦葉石門洞天因以傳衣名寺此寺世有  
高僧天機創于前海慧葺于後故鉅麗不衰也先  
君與僧徹空建庵名淨雲院院傍庵所結構皆清  
幽觀玩久之就宿與蒼僧劫空夜話覺從游者衆  
有妨靜賞屏去大半由傳衣西南經萬松庵少憩  
西至華嚴寺主僧眞圓有戒德其徒皆率教一山  
所不及也與談久之由此北行里許至龍祥寺又  
西南行直趨放光寺約四里皆由岡脊行礪谷春



深岩壁在望逢人皆云此路甚有眼界如由右路則低陷無此景物矣乃知此有二路貴在人擇取耳至放光寺爲常年放光之地上直迦葉石門以風水向背言之此爲胸臆之穴餘諸庵院皆在山之肩臂矣舊爲灌莽所據嘉靖丙午余與壻吳階州懋來遊從大頂下瞰見之因謀于山僧圓惺以田金與之闢十年乃落成余弟元春元期元和各鑄一銅像奉安焉惺有信力勤儉種植之利足以垂遠矣余三度來遊皆在冬春不見光相此來正

當六月詣巖殿致禱俄頃見兜羅錦雲緬乎一白宛如玉地有大圓光倚立玉地之上外暈七重每重五色環中虛明如鏡凝觀者各見自身現于鏡中毛髮可數舉手動足影亦如之衆人同上唯見己身不見傍人僧云攝身光也有頃光沒風起壑中雲氣散盡林巒改色鮮妍奪目復出一光如大虹霓然虹霓半缺不圓此光圓瑩如水晶映物僧謂此光乃佛現也極難得遇須臾乃收同游有老者云昨見平雲上現二銀船檣柁皆具往來江村



沙浦之中如人掉之但不見人然則光怪非一狀也寺西北六十里有化麓等七寺皆大梵刹游人罕至余昔歲曾遊今彷彿在目不能再往遂登袞袞殿此殿有伽藍神甚靈余初年來遊只單騎入山僧多不識是夜此殿鐘不扣自鳴三聲僧起視之重門皆閉不見人謂其徒曰土主報鐘必有異也曙色初昇余至寺門僧迎見顧其徒曰鐘鳴以此也余詢之信然殿北巖龕爲楊輔仙人修行處又西上兜率庵爲行僧萊關主所建集僧煉魔今

道月居之不失其舊庵北石下出列泉上下諸庵皆賴之以食又上鐵瓦殿主僧圓成所建殿後有袈裟石青石白劬如袈裟之制高僧圓清卓庵于其側余玩坐至夕臥不解衣人言此處五更見日出驗之信然蓋雖無鷄漏然四望沉黑東方未明之時已見紅光如火焰假寐有頃乃見紅日徑丈許躍然而起須臾卽漸减小矣此與衡岳日觀峯相似凌晨脫鞵著屐上御孫梯手攀足躋時覺石動而未嘗落足每近手膝嘗點胸後人之帽嘗觸



前人之履然有忻快而無勞苦也檢盡處有大悲閣僧曰且止此處風軟可以四望過此則風勁不可久立矣如其言班荆而坐蒼洱塔廟在空濛中如世外壺天五百里外山川皆在足下卽未登仙亦足豪矣旣至大頂會光殿見工作精好大愜予懷俯仰今昨追惟存歿昔時玉溪石大叅簡卓峯王僉憲惟賢高泉謝大叅東山野庭羅部使瑤賓巖何大叅鏗皆相繼登頂以書抵余曰大頂無殿其補作之余如諸公命僅建一殿以塞責不圖今

日恢宏至此恨歿者長往存者不再見矣江山千古登眺須臾勝蹟旣畱音容在目因鐫石以記之出殿而西行於剛風灑氣之中歷虎跳澗仙碁石過一草庵西南至拜佛石下踞于仄可坐不可立余正德間嘗築室讀書今故屋在焉回思往事宛如昨日人已衰頹尚能此住耶辭僧下臺至曹溪水水上有曹溪庵庵前小坐回望拜佛石令人有飄然遠舉之想又東有八功德水水出飛崖下僅容一瓢四時不竭世傳羅漢修行處畱此聖泉理



或然也東行有石竅古老云異人以呪術收蛇在中故一山無蛇又前至迦葉門卽尊者守衣入定之洞天也俗呼華首門聲之訛也高下有一門皆彷彿城門之狀以今觀之若頑然一壁耳野史載唐時有神僧小澄者訶門訇然中開入已復閉其語雖若不經及觀記傳所載洞天福地皆在人境肉眼不識也嘉靖間有一僧自遠來徑投石門結草庵以居自約苦行住三年滿而後去期滿之夕夢石門忽開中有多僧延之使入見殿宇金碧門

上各有金字對聯惟正殿有金鎖不開右堂衆僧皆默坐左堂如齋厨設供謂僧曰汝勿去得乎僧曰吾有願欲游名山尚未得住也言已而寤猶記對聯識而藏之世傳竹林寺在匡廬余昔遊匡廬老僧指曰此處遇陰雨之日忽見一寺金榜曰竹林寺廊下有看經僧庭中有旛竿歷歷如白晝移時乃面石壁一無所有其事大率相類迦葉門岩半有金鷄泉僅容一盃日有異鳥飲之鳥來必雙至二十雙而止四時皆然鳥無增減水無盈縮嘗



有僧貼壁結樓取泉自供夜夢神人曰此是金鷄  
泉爾不宜見擾明日而樓災遂不復構余與客藉  
草坐茶罷遂遵舊路而至玉皇閣一名聖峯寺寺  
僧天心有禪味遂過宿明日歷海會庵觀音庵寂  
光寺千佛閣乃至龍華寺此寺殿閣宏麗寺傍庵  
院十餘所因止宿徧觀焉又東里許至石鐘寺乃  
一山總會處寺東稍南有茶房有瀑布水正東有  
鉢孟寺北行里許爲五華寺一名小龍潭東五百  
武爲羅漢寺一名大龍潭東北三十里有二洞皆

名迦葉洞一在山麓二月土人作會一在山腰草  
木蒙蔽非土人指似不得其處二洞各深百餘步  
奇石萬狀雕鏤巧妙如人爲者余昔遊四方凡有  
洞必不遠百十里皆進焉觀於此洞余昔所見皆  
不足言矣至此爲鄧川界遂由此趨上關而回路  
人云初入山由河子孔以上一路至石洞林樾雄  
深正對巖面其石上有古人朱篆至今不滅余倦  
不能往假我數年更卜重遊耳

遊點蒼山記

參政何鏜麗水



自余從事四方則知點蒼爲南中勝景然去中州萬里而遙海內士人所希覲故載記亦缺畧嘗擬一至其地以償嚮往乙丑夏杪報轉滇藩丙寅中夏始就道間關五溪貴竹之境攀履巉飢險阻及中秋始至滇陽故爲點蒼遊也于時有武事又往來蠻箐者四五越月而歲云暮矣乃余轄諸銀場而銀場諸礪半在迤西遂以督課行部臘後始發浹旬至洱海與兵憲楊公遊青華洞別有記自青華洞而西踰定西嶺盤歷迴磴望趙州平原過飛

來寺見西連大山積翠屏矗高出雲表山際白雲英英覆冒不散北來一水如珥如弓環滙山前卽漢以來所稱葉榆水今名洱海云過龍尾關西上支逕轉過巖居人家可里許爲龍泉書院在風洞之下院左爲龍泉寺泉從山半奔出灌莽前有混混亭小憩下山行三十里至山中峯桃溪之下入郡城蒞事而分巡蕭君已先至是日酌于蕭署後樓樓扁坐游倚窻對山峯崔嵬如巨靈端聳東偏見洱水浩蕩蓋於蒼山始識面也明日蕭又速遊



崇聖寺出北門里許西上禪院直觀音峯下有三  
浮屠參差入雲漢中者高三百尺其二差小各錯  
觀祠前古杉青蒼奇秀數百年物也穿祠右上登  
問俗亭又登老君庵見山南林木佳茂間爲王氏  
靜脩所遂合諸賓度小澗入坐佛堂賞玩前墀山  
茶花鮮紅大如盤可愛乃小飲于前閣閣外櫻林  
蕭蕭羅列可手撫弄頃之下宴于海宇清平臺秉  
燭行酒望城門燈火以歸又物外勝覽也開歲之  
二日雲川高公約遊天臺寺寺在龍泉峯下從一

塔寺西上可三里見松栢叢茂爲高氏樂丘左上  
一佛宇亦高所新飾入武侯祠脩謁旣出階右轉  
達畫卦臺舊傳武侯征南中顧蒼洱奇麗停車於  
此數月嘗見玉局峯下五雲縹渺雙鳳從空飛集  
乃攬轡躬行荆榛中得梓刈三皇五帝像乃建閣  
奉其中築畫卦臺以祭天今臺上有三皇祠外小  
浮屠環列如八卦方位又名祭天臺遂宴于前佛  
宮北院院後有迎春花棚高丈餘周遭可五十武  
花幹大可合圍亦百年物翌日中谿公具酌于無



爲寺薄午輿過三塔穿松逕西北行過一村落上  
登里許渡澗水轉上半里見雪峯矗峙如屏是爲  
蘭峯點蒼之第十二峯下有白石溪寺中故有汝  
南王記游玉磬碑燬于火山左有曬經坡又有翠  
虛臺萬松鬱鬱坐殿中小飲出至前院後西向雪  
峯引酌移時下入崇聖寺秉燭行矣由翠微堂右  
轉曲徑過二三僧院上攀雨花臺觀海鶴亭尋松  
雪深處乃夜不見雪卽松下布席而桃花夾松間  
咸以松雪桃拈詩句爲令以所值飲酒又上五嶽

樓談酌至夜分而下前諸景皆中豁營值以棲隱  
者向與蕭游晏不知佳勝近在籬壁間及今游且  
阻暮夜豈勝地不可得盡探耶又聞點蒼山巔有  
龍湫名高河周遭石甃水澄碧無底湫旁四周有  
五色杜鵑樹皆大合抱花時如錦城每葉落入水  
輒有鳥啣去踴躍欲往觀之而土人謂無路可攀  
又連日大風震蕩殊爲懊歎豈登遊固別有時抑  
有數耶又翌日赴菽城趙公游約循蒼山門城內  
北轉是爲桂香書院桃花艷發徑側流水自觀音



峯海溪入城循徑入亭前石欄中爲曲池欄中石  
甃方壇壇中爲曲折回旋水道水行其中隨流散  
坐浮杯爲樂前爲石臺可立望洱水及郭外川原  
故偉觀也北行穿竹徑游一道院轉入書院讀李  
公撰肇建碑記故知前池乃李別圃因臬使郭公  
營創觀游之所損成業以襄美觀卽林木修茂若  
數十歲經植者與衆樂樂李亦達人也哉五日辛  
酉余南發高太僕陽川楊叅軍春江設餞郭外復  
至龍關訪雪舁趙中丞遂取道關南循洱河往觀

天生橋甫及石門關而趙公攜壺榼亦至接武出  
石關如行成皐虎牢沓嶂巉壁可百餘武名一線  
天爲洱水故道石林古色可吹洞簫亦險阨也出  
關行山麓四五十武回眺石橋穹窿如鑿下斷上  
連絕壑深塹直洱海之尾閭又入關口張坐小酌  
乃緣齒石躡荆榛臨橋口依梁石而過是在兩山  
輻湊處中空丈餘水從空中出而兩崖石各上特  
出丈許其微不相及處有一巨石覆掩非神力不  
可致憑虛凌空可度一人誠然哉天生之也過橋



攀鳥道數十武達濊備孔道是爲石橋東崖循崖南行里許尋所謂不落梅者乃洱水出橋外石崖懸瀉數十尺循激亂石濺沫上起如梅花四時皆然故謂不落梅從者謂夏秋水盛時特奇亦天壤奇觀也觀罷與趙公先後至德勝驛於點蒼山游覽爲一周耳

遊鷄足山記

巡撫謝東山

予少時則聞滇中有金馬碧鷄足諸名山爲西南壯觀金馬碧鷄乃漢人之所望祭而鷄足則釋

迦佛弟子迦葉之所藏修也然金馬在昆明池上凡至滇者近得之指顧間惟鷄足僻在一隅非有事迤西不得遊又山距大理百餘里非甚閒暇亦不得往予始至滇中適有詔催徵取礦甚急于是履任甫閱月卽行部迤西及予至大理而故人戶部主政野庭羅君亦自姚安至居數日野庭笑謂予曰待公相携爲鷄足遊久矣敢請卜日以行予曰諾且約憲副東川張君同往東川以足疾辭而予猶有詩戲促之已而問左右所從往曰繇海則



徑遊陸則迂予曰登山而不觀海非勝遊也乃命有司戒舟楫十月十六日偕野庭早發出郭六里至海神祠祠前有閣曰浩然指揮某具食閣上維時天風拂拂高浪洶湧拍隄一小舟搖曳浪間低昂數尺許令人股慄移時風止水波頓息萬頃澄渟頃刻變異如此若有司之者人固莫能測也乃揖野庭登舟舟頗大而朴堅綵幔蒲帆皆具旌旗鼓吹各一舟從者行厨各一舟翼巨舟而行少焉海氣上騰旭日東升霞綺練光絢爛奪目昔人泛

海詩云茲遊奇絕冠平生今日近之矣野庭因問洱海所繇名予曰因水形如月抱珥故名宋人云聞道牂江空抱珥是誤以洱海爲牂牁江也舟行約二十里抵東岸地名艣擺居民數百家登岸行二里許日將夕乃止一官舍明日發艣擺山行二十餘里至下倉兩崖對峙石勢穹窿如欲墮狀傍有小澗藤蔓覆之惟聞水聲潺潺行一里許路險且狹舍輿而馬舍馬而步稍平乃坐輿道傍多矮屋跨澗上者則水碓也又數十步夾澗皆平田循



澗行一里有村人家夾道居如市廛又行二十餘里至白接橋又三里至白石崖崖畔有庵曰白石又二里至洗心橋又一里至沙址村時已薄暮又二里入山前後持炬火穿林薄間予睡頓輿中忽聞水聲從空中瀉下如轂雷鳴問左右曰此瀑布泉也嘆息不及白日看玩以爲恨已而復睡頓如前然則土人所稱此中澄盪者九灣轉者十八半從夢中度矣醒後過白水庵又一里至石鐘寺乃止宿焉明日寺僧曰東下二里許有大龍潭每潭

中龍吟必有老僧入滅者予與野庭步往觀之潭在巖前幅幘百餘步潭邊淺草茸茸水平布草間僅寸許彷彿若葑田予試踐之浮浮欲陷下僧急止予曰昔有道人見潭畔有異草前往取之急水湧高數尺道人幾不免予曰是真有物潛伏不可犯耶行二里至龍華寺夾道皆古木木杪有絲飄蕭下垂如綠髮長數尺許土人謂之樹衣登山者多取而佩之又三里至雲海庵又一里至龍祥寺又二里至海會庵又一里至玉皇閣州吏具羊飯



閣下飯畢行又五里至迦葉殿土人及寺僧皆稱  
袈裟殿以其聲相近而訛也殿西數十步有盤陀  
石上可坐十數人東有楊真人洞洞在巖畔陡絕  
不可至出殿後東行一里許穿深谷而止緩步支  
離行二三里凡數憇而後至堦率庵又二里至銅  
佛殿殿乃近歲所增修莊嚴甚麗予與野庭共飯  
罷予擬宿殿前之東龕野庭擬宿殿後之觀音閣  
相去一矢許時天未暝乃同步殿西之高堂憑欄  
送目指點西巖幽絕處已乃登觀音閣視野庭止

所復踞閣前虎石俯瞰懸崖嘯咏久之而散明日  
出殿後一里許爲猢猻梯石芒齟齬偃倮視石鏘  
落手投足始得進步如此二三里至普光殿則山  
之絕頂也絕頂有塔四望見是山之形前出三支  
後出一支誠若鷄足四趾然西望點蒼隱約與是  
山高等而點蒼實高蓋彼積雪而此無之是其證  
也西北望見一山純白色狀如屏風高際天橫亘  
數十里予指謂僧曰此豈非雪山耶僧曰此山去  
此將千里在麗江境內山純石而石色純白非雪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一  
山也然據古滇志麗江西北有玉龍山一名雪山  
雪貫四時玉立萬仞千里望之若在咫尺與松潘  
諸山相接豈予所謂雪山者固是而僧未之知耶  
還下土主殿一僧洛陽人留食所具饅頭鷄塊松  
仁蒸栗皆佳品予謂野庭曰此筭蒲饌也一飽乃  
行遵山之後趾行二里至虎跳洞又一里至舍身  
崖又一里繇西崖穿石峽而下巖畔有仙人石棋  
枰三十二子亦具峽徑多流石歷落擁足下步歛  
側不能自持又一里至禮佛臺至此上下皆絕壁

橫通一徑予與野庭各手一筇杖側足而行下臨  
大壑紆徐數十里曰桃花箐望之若平蕪又一里  
許至漕溪庵惟老屋二間三僧居之中有佛像右  
禪榻左爐竈予與野庭並坐榻上一僧取漕溪水  
煮茶一僧立榻畔說因緣茶罷行一里至入功德  
水又一里至萃首門則迦葉安禪處也蓋石壁深  
八丈餘高十餘丈廣如高之數又其上石出二丈  
許如飛簷故謂之門正中有佛像左有磨崖字刻  
二處遠不可辨問之乃石玉溪王卓峯二公所留



題云又一矢許還至銅佛殿直下玉皇閣乃折而西行十餘里至三角坊桃花溪乃遵山足右趾而行又十里至傳衣寺釋氏書稱釋迦佛一日拈起一花示迦葉迦葉微笑遂授以正法眼藏而并傳衣鉢使傳焉此寺之所由名也又十里至福圓寺視他寺爲宏麗又三十里至賓川至則大雨如注移時乃止野庭笑謂予曰此雨可謂知時矣假令當前二日寧不敗興耶予笑曰昔衡雲開海市見韓蘄二子遽侈其說以誇人以今觀之汎海而風

乍息出山而雨始來事固有偶然者不足爲異也明日至下關又明日至大理予惟昔釋迦佛生周昭王之世迦葉爲大弟子是時滇中爲西域之境未與中國通也故迦葉得占鷄足爲道場及二十八傳而至達磨持迦葉所傳衣鉢入中國六傳至于盧能則唐之中葉也而其時南詔尙建號稱王與中國抗天下雖知有鷄足之名然以限隔之故賸欲遊而不可得方今華彝一統南詔爲衣冠文物之區國家財賦之府四方遊鷄足者接踵而至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一  
吾輩守官于此令行禁止事少掣肘之患而身無  
鞅掌之勞又得暇日相與振衣躡屐窮極幽遐之  
境斯不亦大幸耶是遊也野庭在山中已屢促予  
記及還大理中谿亦以爲言予諾之而因循累月  
未就也今歲五月東巡曲靖臥病旬病起無事  
乃取山中所劄記次第書之諸不在劄記者多出  
於記憶不無挂漏錯迕今將錄一紙先寄中谿爲  
正俟改定之後錄寄野庭庶幾不忘一時同遊之  
好也云爾

臨安府三節祠記

巡按 毛鳳韶 麻城

按盧烈婦傳盧河南光山人適同邑庠生東欽欽  
父旭任御史以累謫通海戍卒於途有司錄其家  
以往盧與欽奉姑行姑亦卒至通海籍欽征和泥  
卒於兵無子盧誓守奉祀有張姓者謀娶之盧縊  
于室獲救復強致聘具盧詈之棄其物于門外三  
日哭不食適夫妹東氏自海外來張言必娶之東  
勸盧避其家盧佯許之隨至海畔詒東先行赴水  
死時明洪武辛亥秋七月二十八日也越嘉靖丙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一  
成冬憲使魯溪戴子讀其傳而嘉之曰卓哉盧之烈也可以風矣抑盧之烈也其東氏之遺也乎盧之死也以念夫也夫欽之死以代父也父旭之死以承君也父先之而子象之夫刑之而婦隨之易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此之謂也婦以夫死曰烈子以父死曰孝臣以君死曰忠三者天下之大節也東氏兼之可以風矣乃立祠于湖上凡三間中題曰明御史東先生旭傍曰旭子庠生欽曰子欽烈婦盧氏前爲中門又前爲大門扁曰東氏三

節祠之門外又爲坊曰表勵風俗君子曰父之忠子之孝因婦之烈而顯焉家之不可無教也如是越庚寅夏聚峯毛子按通海戴子以告曰執事采風可以記矣毛子嘆曰世變風移雖賢者猶不免計利害爲身謀而東氏父子夫婦各秉節守義于流離顛沛之際甘死不悔三綱賴之以立君子可以觀人矣東氏歿百四十年踪跡泯泯戴子乃獨撿其事於遺簡而揚之海隅之外立祠以風邦人使彝俗一變君子可以觀政矣



新建澂江府城記

布政 陳善 錢塘

司馬相如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  
晏如也予觀澂江之役益有驗於斯言云往隆慶  
四年夏內江劉公按蒞此邦登臺眺望計無城郭  
太守徐侯進曰此方接壤賊藪環以諸彝頻年抄  
掠民鮮安枕四境內桴鼓相聞設險守邦誠不可  
緩侍御公趨之侯乃以城事請於是都御史江陵  
陳公同侍御史檄三司諸大夫會議維時左使鄔  
公珽與衆謀曰往者安銓首禍遂破嵩明長驅無

前震搖省會郎州有堅城民當固守矣近如督府  
呂公旣城武定後有鳳賊之變城守頗堅賊勢遂  
靡聞其時省城皇皇危在旦暮也思患預防太守  
議良是乃命廣西守戴君時雍度地計費七千有  
奇具白兩臺疏於朝下兵部覆議如都御史請制  
曰可九月臨元兵憲曾公一經往視廣狹謂徐侯  
曰建邦啓土將以安集元元然形勢不全民罔攸  
賴盍慎圖之翌日請視舞鳳山曾公陟巘顧眴凝  
佇久之謂徐侯曰左右何山也曰東爲金蓮西爲



玉筍曰靈秀鍾於此矣蓋是山馳奔雲矗亘數十  
百里注首於此兩山環列中滙大江山誠天設若  
有所待徐侯乃自侍御公曰人和爲上形勝次之  
大功肇建宜屈羣策予承公志乃約叅知莫公如  
善羅公元貞分巡僉憲蹇公來譽躬往視臨庶民  
子來千夫荷鍤躡趨事聲震原野諸大夫喜相賀  
曰舉大事者在順人心此可以復侍御公矣先是兩  
院具疏以動鹽課羨餘爲請戶曹恐虧解額乃請  
旨覆勘曾公與侍御許公議曰戶曹所難者解額

耳今解額如故城工聿興亦當事者又安西南大  
計也七月侍御公聿臨之細民譁張言人人殊少  
叅徐公中行蹇公來譽主持正議屹然不動侍御  
公至上新城據府堂諭衆曰辨物居方孰踰於此  
乃大書保釐堂三字懸於府治由是人心大定毋  
敢言不便矣乃使曲靖府同知朱瑤令各投牒按  
籍授廩先是言不便者從如流水侯乃於八月之  
吉肇建土城至十二月終訖工甃治四門府縣公  
署儒學院道行臺次第落成民居相望百堵俱作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一  
蓋舉大功動大衆未有若此其速者也侯又以西  
浦龍泉源流浩大西民恒苦漂蕩東民不霑餘澤  
乃導民開河引泉至城西北隅會東北龍女泉由  
東南入於海自是西民無水患東民資灌溉之利  
計用民三千人甫三日畢工惠利溥矣府居僻壤  
商賈不通侯於西城南門開小河通海子商貨自  
臨安來者舟行由江川海門橋直抵南門由是集  
商旅聚貨財民多稱便侯視國如家忠誠任事苟  
可利民不遺餘力民竭力從事亦如子弟之於父

母故凡有興作咸不謀而自來也豈待發徵期會  
哉雖然侯爲民厚矣然非兩臺主議於上則謀不  
成謀不成則事不就乃今萬年之功成於一舉安  
宅之固人苟平安長老子孫不騫不崩所以貽之  
者非淺鮮矣故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後能建非常  
之功其中丞公侍御公之謂乎記云有功德於民  
加地進律又云法施於民則祀之徐侯施於民者  
如此雖百世祀可也

新建武定城治記

陳善



我聖祖混一區宇守在四彝蓋至洪武十五年克平雲南西南彝始通道矣於時土酋內附授土官職事使統其衆蓋脩其教不易其俗古聖王疆理天下之道固如此按地理志南詔三十七部武定其一也宋淳熙間段氏舉阿而者爲羅武部長凡三傳爲矣格元世祖時爲北部土官總管至元七年改武定路至我朝阿而八代孫弄積妻商勝倡義歸附授武定軍民府土知府嗟乎商勝土婦耳能知順逆識眞主使子孫世守忠順朝廷方念舊

勲錄及苗裔何忍遽絕滅之耶正德間弄積三世孫阿英改鳳姓潛蓄異謀嘉靖七年英子朝文叛附安賊英媳瞿氏守土盡職嘉靖四十年小人構謀劫印歸男婦索林自此始多事矣瞿氏嗣育逆祖冀圖襲官屢撫屢叛罪惡盈貫巡撫尚書新昌呂公決議剿賊未幾逆祖授首隆慶元年呂公乃疏于朝請設流官以治之擇鳳氏族人思堯者世授府經歷以永其祀制曰可隆慶三年思堯父鳳曆糾合諸彝謀危城社知府劉君宗寅同知鄧君



世彥奉撫臺江陵陳公計一舉撲滅說者謂三人定亂之畧可當數萬甲兵信哉先是府治欹斜四面受制隆慶二年冬陳公因劉君請躬往相度嘆曰茲省會之藩籬滇南右臂也遷城移府乃可長久題奉欽依擇地于獅山之麓然工費鉅甚左使鄔公璉曰設險守邦不宜惜費議定以三年五月初十日起工訖于四年十二月爲石城者七百九十丈八尺有奇爲城樓者四爲舖者十爲水碓者七府治儒學院道行臺和曲州驛城隍廟山川社

稷厲壇次第落成雄壯甲于列郡劉君鄧君爲民服勞始終勤事蓋貽之以千萬年之計矣五年四月分守叅知羅公元禎分巡僉憲石公磐謂茲肇建宜有紀述以詔來祀往四年之夏劉君屢言人心玩愒城工難完外患可虞民鮮固志左使鄔公蹙額向予曰幸往鳩工以樹丕績公日坐經濟堂其夢寐嘗在獅山左右也予成公志六月攝洱海道事以行鄔公乃擇經歷張效同知唐致和李盈門沈恩予令分地併工各願自效諸當建白者同



鄒公達于撫臺陳公按院內江劉公皆立報可乃  
飛檄東西徵召四集攝巡道宋公奎又協贊之至  
歲終大工告完矣予備員于此久聞之人言而通  
論之曰尙書呂公都憲陳公左轄鄒公太守劉君  
同知鄧君武定之民尸而祝之可也何賢乎數公  
曰呂公戡定禍亂陳公先事伐謀鄒公又安疆宇  
劉君純心定保鄧君盡瘁安集夫城池完固家室  
載寧皆賴數君子之力此天福佑武民使之安利  
于無疆矣隆慶四年冬撫臺宜興曹公今年四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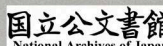
御史安肅許公先後至滇軫念新郡凡可以蘇息  
民疾者如鄧君請八月許公按部武定開布腹心  
懷徠攜貳彝酋感奮至有願獻田土以贍軍者禦  
所軍士皆分田治房咸有固志此行真與金城湯  
池爭烈矣後官此土者知武定爲新造之邑其民  
係瘡痍之民六七君子先後締造之艱則當兢兢  
業業日慎一日始可以繼前人之耿光爲吾民者  
嘗思朝廷設置官師肇建城府要以奠安彝民則  
當忠順不二永爲聖世之良民子孫尙亦有利哉



重濟海口記 布政方良曙 歙縣

粵稽滇池之勝自戰國時屬楚名始載于史冊蓋  
金馬碧雞東西兩山夾護商山北來而環衛于前  
中列一大都會其下竝受邵甸牧羊山諸泉及烏  
黑龍潭菜海海源洛洛河諸水滙為巨浸延袤二  
百餘里軍民田廬環列其旁而洩于其南稍西一  
小河又折而北不見其去故又名滇海云是海口  
小河實滇池宣洩咽喉也疏濬不加每歲夏秋雨  
集水溢田廬且沒患非渺少先年當事諸公率多

裁成海夫有編開窆有期為民之意亦既殷矣萬  
曆改元癸酉關中少司馬蘭谷鄒公來撫茲土偶  
值霪雨連旬水泛病民用憫惻檄下閩司行經  
歷陳子指揮王子勘議爰請如前三年大窆例築  
壩開水分段興工開窆凡廿餘里調集指揮千百  
戶若干員夫役萬五千有奇竹木麻鐵器具工餽  
約費帑金五千有奇而一壩之費遽至千金惟時  
鄒公復行藩司議明年河中養齋郭公按滇亦謂  
事關勞費須詳議其秋余以承乏左轄至適東西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九  
用兵之餘斗米三錢軍民艱食洶洶惟棘且兩臺  
節財恤民至意不可不仰體也冬暇親至其地謀  
及郡吏士庶父老而廣詢之迺知滇水從出之口  
牛舌洲橫于前龍王廟洲塞于中此全省水口風  
氣攸關蓋奇勝也土人咸指故道水繇洲左豹山  
下行十之六七繇海門村旁行十之三四今左流  
纔一二耳况下有螺殼黃泥二灘之淤冬水落而  
背露春水涸而龜昂故工所可加而豹山之下猶  
宜深濬壩舊築螺灘上可勿循越明年乙亥正月

適同年旰江近溪羅公以屯田憲副巡昆陽余亟  
往迎而咨議之且見二灘經流欲絕羅公因力贊  
曰螺灘之壩不必築豹山之下必宜開議遂决復  
請兩臺俞允疏濬一倣撈淺之法且併龍王廟而  
新之爰命右衛指揮孫子承恩董其役雲南府通  
判勞子曰積督之調各衛所州縣夫什之二乃孫  
子則固分丈布工論方驗日工無少曠焉踰月而  
工竣實三月哉生明也水復半繇豹山下行而螺  
殼而黃泥無復少阻工費官餼僅四百金視陳子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九  
王子循舊三年開挖不啻省什九矣孫子請勒石如故事余曰嘻是奚足哉他日請之再三辭弗獲已因憶是役非兩臺之憫恤孰與肇始非羅公之明智孰與贊決亦非得孫子之勤筭而董之又孰與綜理之甚密而迄工之甚速耶傳曰仁者講功兩臺以之又曰智者處物羅公及孫子之謂也衆思集而忠益廣用力少而成功多卽此小役可以槩大矣後人觀此其於興事考成當必有劃然默會於中焉者遂書以遺之鄒公名應龍郭公名庭

吾羅公名汝芳皆起家進士余爲新安方良曙也

永昌里社義倉記

副使 鄒光祚 鄱陽

永昌古哀牢國視今寓內則西南之窮壤矣漢彝雜耕田無則賦而又兼并于有力者之家是以豐者餘糜肉而約者或不厭糠粃且不謀朝夕無畜藏徒以其土之所產力之所攻者相與貿遷平旦側肩雜糴于市乃可給晨炊每時未及麥豪戶輒囤貯以延厚值而不執牟利之人愈益騰糴焉里巷狼顧則叫囂躑躅鳴于官官使吏治之亦莫人



人舉也先是兩臺聞而憫之檄有司發帑徵粟以備出貨惠甚渥也而轉相徙鬻不免騷動利未必急于民而先售之蓄矣詎不公私俱罷哉歲嘉靖甲子泉州壩齋王公春復以兵符駐劄其地閱茲弊而憂之乃取長孫平所論義倉法與朱子社倉之制詢謀於時有司及其父老子弟而質成於鄉大夫定泉吳君崧乃籍民可出粟者以戶計得若干人不旬月募粟六千石有奇又廉得廢倉基爲庾廩貯之而一時之民命胥賴焉比年歲告歉

卽發糴而賤其值然值雖入而策後之議猶復譁然或云姑生息以衍之或云貯必浥又云頒則民且負若貸而守者爲尤難計人人殊莫知筮夾而予始握監司之命來則與郡守張君元諭謀張議買田以長其惠事半復遷去而予因以其值之半易粟於倉田收腴者而定其租額適巡臺見嵩劄公按其地復爲議斂散之法而授成焉吾知時散則無浥矣善斂則無負矣官治之無出納之奸矣然則倉其永惠矣哉雖然有說焉夫倉必曰義倉



田必曰義田何哉獨不可以釋思乎蓋義卽孟子所謂命者是焉先王思以此養人之欲而制其求者也使人惟利之爲見而罔識有義與命則約者徼非分之獲而苛望於人豐者必淫泆其心而不窮其欲不厭祇見貪與吝之爲交而漸漬以入於競也雖有粟疇得而食哉今吾欲人之約者約其心於分義之正但思所以自獲而無畔羨之心豐者豐於義豐於施而不罔市於時以階厲心安於彼此之分定而行履其素位之常則比屋皆義人

人具足而穀不可勝食矣奚倉與田之弗久也管子謂倉廩實而後禮節興予則謂禮節興而後倉廩實此正撫臺見吾陳公詹儲鄉約並行之意真惠之博大而悠久者也復就正於藩臬諸公僉以爲是遂書以登於石是役也始贊謀集事者先太守楊君朗今陞楚守張君澤與已陞臬僉趙君龍署事提舉楊振宇通判蔣三近也繼經理成事者今太守闕君繼禹同知孫輔知縣羅廷賢也謀慮周遠以相其成者則鄉大夫邵君惟中霍君薰胡



君景與石君雷李君鼎都閩趙明臣也其輸粟之鄉耆義士與指揮之有勞績者不勝載載之碑陰

科第題名記

吳光

成周取士之制鄉舉里選登之天府歷代因之類多得賢之助至宋重以省試覆試則法益精而賢益盛若慈恩題名唐人獨崇賢科其意遠矣我太祖高皇帝卽位之初首重文學進士立石題名於國學天下府州縣學皆有科第題名碑惟蒙山川盤紆灑氣融結萃鍾於人是以庸敏蒸進肇成化

戊戌至嘉靖壬戌登進士者五人永樂丁酉至隆慶丁卯登鄉薦者五十人旣而科第繩繩漸齒中州其中登仕者多以廉平氣節匡時名世詢之學校題名之碑尙缺予悵然而嘆曰是司牧之責也乃鳩工而勒石焉夫石以勒名示不朽也嘗繹孔子之言曰不患莫已知求爲可知也言名不可貴也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言名不可泯也聖人豈有異教哉故求爲可知實在我而名自孚也沒世而名不稱則無可知之實是可懼也聖人



之教凡以示人淑身心明道德由是名當時而傳  
後世名實相須是爲不朽此石一立其中果有忠  
孝節義循良文學者人將指其名而贊之曰某某  
賢人也可爲吾人法也若有鄙德汙行不齒於縉  
紳者人將指其名而疵之曰某某細人也宜爲吾  
人鑒也稽古淮西之碑紀事不實尋爲石烈士所  
毀熙寧之碑所紀皆賢迄今珍而傳之國朝亦有  
因其人自罹於咎而削去題名以示懲者予嘗遊  
關中正學書院見題名碑出石花二宛肖牡丹說



